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三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  
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  
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  
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  
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

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  
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  
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  
倖事闕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襲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  
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  
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  
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  
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  
癸之虔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

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  
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  
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  
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徒青衣  
於蜀路覆醢裁判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  
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  
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  
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  
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  
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將爲倉卒

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網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睭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貊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皐其中犯劓者丹其服犯膺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眾弃之舜命皋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銘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

宥日過失三宥日遺忘一赦日幼弱再赦日老旄三赦  
日憊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  
會則誅亂嫡庶則繫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

刑辟以詰

元作詰

四方姦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  
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

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

乃命車騎將軍守尙書令魯公

案魯公賈充也唐人修史應著其名此乃承用

舊晉史

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

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  
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旣輕無以懲肅梁統  
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  
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  
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  
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  
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  
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  
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  
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



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  
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  
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  
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桀犯  
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  
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  
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卽位日淺聽  
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穿  
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  
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

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  
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  
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  
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  
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  
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  
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  
於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  
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尙書  
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卽位常

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尙書  
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尙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  
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宜僭不濫故唐堯著典  
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  
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  
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卽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後漢書陳寵傳榜作笞  
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筌楚爲姦或因公行私  
以逞威福後漢書陳寵傳作逞縱威福 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  
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

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

後漢書陳寵傳

作先王之道

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

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鉗鎖諸

酷痛

後漢書陳寵傳作諸慘酷之科

舊制解祇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

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

躬爲廷尉

後漢書郭躬傳曰躬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受徒眾常數百人郭氏自弘後數世

皆傳法律東京律學惟郭氏最著云

復校律令刑法

後漢書陳寵傳作又鈎校律令條法溢

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

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卽

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

耐罪千六百九十八

後漢書陳寵傳注曰耐者輕刑之名

贖罪以下二千

六百八十一盜於甫刑

後漢書陳寵傳刑下有者字

千九百八十九

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

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

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

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

後漢書陳寵傳曰永元中

寵上奏曰律有三家其說各異沈欽韓後漢書疏證曰時通行者有三家馬鄭不在其內

大辟二百

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

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

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

後漢

書陳寵傳曰寵

子忠明習法律忠後復爲尙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

條爲決事比

後漢書陳寵傳三十三作二十三傳云寵爲鮑昱撰辭訟比七卷案本志下文云司

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殆卽是書惟東觀漢記云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似又爲二書

也  
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錮狂

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

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

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爲漢議

後漢書應劭傳作儀

表奏之曰夫

國之大事莫尙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

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

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

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

後漢書應劭傳

折作斷凡二百五十篇獨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駁三

十篇

文心雕龍議對篇曰迄至有漢始立駁議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隋經籍志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

撰舊唐志誤作駁義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

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瓊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

不棄憔悴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  
露頑才廁於明哲之末雖未足網紀國體宣洽時雍庶  
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  
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  
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

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

十七史商榷

十七日尙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漢朝旣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帝匡用畫象說

輔漢室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



議以爲古者敦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簡一無過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  
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  
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斲朝涉之脰天下謂  
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  
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  
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  
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  
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  
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

通典一百

六十八引孔融議此句下有南陳湯之都賴魏尙之臨

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二語

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  
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  
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爲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  
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  
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通典一百六十八作王循魏武帝  
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  
犯欽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案唐六典引甲子科此條是時乏鐵故易  
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  
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

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滅  
死輸作尙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滅死之令魏明帝改土  
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  
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  
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  
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  
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  
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  
制也

沈家本律目考曰李悝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  
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唐律疏議云一盜  
法今賊盜律是也二賊法今詐僞律是也三囚法今斷  
獄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雜法今雜律是也

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唐律疏議序云漢相蕭何更加  
惺所造戶與版三篇謂之九章之律案漢律久亡而律  
目之見於魏新律序略者如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買賣  
人受所監受財枉法勃辱強賊還賊界主賊律有欺謾  
詐僞踰封矯制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諸亡印儲峙不  
辦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因律有詐僞生死告劾傳  
覆繫囚鞠獄斷獄雜律有假借不廉具律有出賣呈誅  
黠興律有上獄擅興徭役乏徭稽留燧燧底律有告反  
訊受一作建疑乏軍之興上言變事驚事告急其可考  
者如此序略又謂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  
移因在第六其篇次亦尙可攷也李悝雜律爲輕狡越  
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七端漢賊律之踰封矯制  
卽雜律之踰制此與李悝不同其餘假借不廉仍在商  
雜律則輕狡越城博戲淫侈四者亦當與李悝同也商  
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  
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廢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  
通益律所不及傷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

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立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日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卽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文帝爲晉王以律有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

晉而違之者多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侯康三國藝  
文志曰叔孫宣郭令卿不知何時人晉志敘於馬鄭之  
前且魏時其律章句已行則必後漢人矣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  
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  
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  
餘家衛凱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  
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  
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  
然而律文煩廣事比眾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  
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  
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

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  
王朗議又不同時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  
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  
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疑中郎黃休  
荀詵等刪約舊科仿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  
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魏志  
劉劭傳劭字孔才與議郎庾疑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  
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又荀彧傳曰彧子惲惲  
弟僕僕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注引荀氏家傳曰詵字  
曼倩唐六典曰魏氏受命乃命陳羣等採漢律爲魏律  
十八篇增漢蕭何律刼掠詐僞毀亡告劾繫訊斷獄請  
賊驚事償贖等九篇也案魏志張弭傳本書宣帝紀皆  
稱太僕庾疑蓋已在正始嘉平時矣全三國文注曰通  
典九十九引魏令又八十八引喪葬令姚振宗三國藝

文志曰唐藝文志職官類有魏官品令一卷疑卽此書之殘本隋志有應劭律略論五卷誤劉爲應兩唐志均作劉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

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旣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姚振宗三國藝文志曰按律例以名例者蓋始於此時卽李悝法經第六篇之具律盜律有劫略恐獨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日令景卽令丙避諱事類眾多故分爲詐



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

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

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

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日傳考也覆案也逮

受致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卽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律目考曰逮王海引作訊故分爲告劾

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

律目考曰通考王海同通典引無斷獄二字

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

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

令乙有呵人受錢科

十七史商榷四十七日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

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有使者驗賂其事相

从句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類故分爲請賂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

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廩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

律目考曰之反通典作乏及通考之亦作乏

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

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

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廚漢

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

一無而字

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廩律取其可用

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

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

爲驚事律

律目考曰令疑合之誦

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

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

律目考曰價通典作償

科有平庸坐贓事

以爲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  
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  
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  
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  
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  
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  
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  
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

律目考曰按唐六典

言魏增漢律劫掠詐僞毀亡告劾係訊斷獄請賊驚事  
貨賊等九篇也以晉志核之詐僞卽詐律賊律此  
有留留止竊律免坐律留律志言別爲之當不在正律  
之內而免坐律亦魏所增合前九篇共得十篇盜律賊  
律四律雜律並有分出之事具律改爲刑名擅興當卽  
興律所改是改定者凡六篇仍其舊者止捕律戶律二  
篇除廢律一篇改爲郵驛令不計外合而計之與十八  
篇之數相符惟晉志言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  
八篇核與前數不合六典言魏增九改漢舊律不行於  
篇與十篇之數亦不合未詳其故

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  
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  
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  
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  
大逆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

以嚴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  
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  
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  
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  
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  
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  
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  
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十七日案戶律漢中巴蜀  
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  
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

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尙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

其文甚多不載

書鈔四十四曹議藹作肉刑論云李勝云蛇螫螯手則士斷其腕繫號在足則

虎跑其踵害輕全重去死取生

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

已出之女母上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

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勾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

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

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

魏志何夔

傳注引干寶晉紀作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顗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案志文及何曾傳所叙此事與合升晉紀詳略互異惟晉紀謂爲顗所表活既免視志爲詳蓋志上文僅言詔聽離婚未言免荀氏之死也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

類聚四十八續搜神記曰

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懷咸老公授藥與之服此當生貴  
子晉武帝時歷位至侍中有名於世書鈔五十八王隱  
晉書曰程咸字延祚太始十年詔曰黃門郎程咸博學  
洽通文藻清敏其以爲散騎常侍御覽三百六十一王  
隱晉書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夫司寇作典建三  
隋志侍中程咸集三卷唐志二卷

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  
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  
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  
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  
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  
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  
外受辟今女旣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佗族

之母

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作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

此爲元惡之所忽戮

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

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

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不得罪作不御罪

而女獨

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

魏志

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作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

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

母之誅既醺之婦從夫家之罰

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誅作刑罰作戮

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

魏志何夔傳注干寶晉紀

日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

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

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

讀史



舉正曰案充傳在武帝受禪後非文帝時也令與太傅鄭冲司徒荀顗中書

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

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通典一百六十三作周雄齊

相郭頥騎一無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

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文選勸進表注晉百官名曰榮

類聚四十八引晉百官表注亦作榮劭白帖七十一引

作榮邵書鈔五十九引晉百官表注誤作邵榮初學記

十一引齊職儀五代史官志誤作營劭書鈔四十五杜

預奏事日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吏杜景李覆等造律擬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案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

杜景李覆當在十四人之列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  
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

一作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

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

通典一百六十三請賊作請賊書鈔四十五引杜預律序云律

者八正罪名令者入序事制二者相須為用者也唐六  
典曰晉氏受命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一刑  
名二法例三盜律四賊律五詐偽六請賊七告劾八捕  
律九繫訊十斷獄十一雜律十二戶律十三擅興律十  
四毀亡十五衛宮十六水火十七廐律十八關市十九  
違制二十諸侯凡一千五百三十條十七史商榷四十  
七日事類即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  
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為庶  
人東晉王導亦曾坐此律曰考曰改舊律之舊疑具之  
譌按晉律就漢九章增定故與魏律不同無魏律之刼  
略驚事偵贓免坐四篇而增法例衛宮水火關市違制  
諸侯六篇復漢之廐律一篇而無囚律此增損之數也  
沈家本讀例存疑序曰晉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  
亦但為律之篇目而非於律之外別之為例王制必察  
大小之比以成之鄭注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  
例也後漢書陳忠傳父寵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

行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注比例也此其爲後世  
例之權輿歟案唐六典所言目次較詳惟條數與本志  
大異通典又作六百三十條

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

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

中興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  
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  
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  
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  
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  
通典  
一百六十  
三固作錮  
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  
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  
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

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

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

通典一百六十三引三百言作二百言隋

經籍志刑法類杜預律本二十一卷又晉令四十卷唐

志作賈充杜預刑法律本二十一卷案律本內當有序

錄一卷合律令適得六十卷也唐六典曰晉命賈充等

撰令四十篇一戶二學三貢士四官品五吏員六俸廩

七服制八祠九戶調十佃十一復除十二關市十三捕

亡十四獄官十五鞭杖十六醫藥疾病十七喪葬十八

雜上十九雜中二十雜下二十一門下散騎中書二十

二尚書二十三臺秘要二十四王公侯二十五軍吏

員二十六選吏二十七選將二十八選雜士二十九官

衛三十贖三十一軍戰三十二軍水戰三十三至三十

八皆軍法三十九四十皆雜法隋志舊事類曰晉初甲

令九百餘卷武帝命賈充博引羣儒刪采其要增律十

篇其餘不足經遠者為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

法令施行制度者為令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

上案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景戌律令成御覽六百三

十七晉朝雜事曰泰始四年歲在戊子正月二十日

晉律成則此作  
三年者誤也

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

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中夫立

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簡

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

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

張裴又注律表上之

案隋經籍志刑法類漢晉律序注一卷晉僉長張裴撰又雜律解二

十一卷亦裴撰南齊書孔稚圭傳曰張裴杜預同注一章而平生殺永殊又曰稚圭有集定張杜律注二十卷史

記平準書孝文紀索隱北堂書鈔藏文類聚太平御覽刑法部並引張裴律序一切經音義小曰鍾大曰鎗二

語引張裴解晉律證以各書則此志作裴者誤也通其典一百六十四誤作張裴蓋裴作裴裴又誤作裴也其

要曰

書鈔四十五張裴律序云鄭注刑書晉作執祇申韓之徒各自立制又云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

緯也案此數語本志未載

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

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賊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

通典一百六十三制上有法字案本志有脫文

往而不窮變

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

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

通典一百六十三以爲然作不以爲

然沈家本論故殺曰按張表言律義之較名凡二十此其一也似係漢魏以來法家相傳之舊說張特揭其要於表中故字之義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自當以此爲定論

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

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  
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  
爲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  
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  
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獨

桂馥札樸曰漢舊律有劫略恐獨科史記

王子侯表葛魁節侯寬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漢書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免王莽傳各爲權勢恐獨良民

顏注獨以威力脅之也

如此之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

制生罪不過十四等

通典一百六十  
三生罪作生罰

死刑不過三徒加

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



百書鈔四十五晉令曰應得法杖者以小杖過五寸者稍行之應杖而脾有瘡者鬻也又曰杖皆用荆長六尺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四廉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書鈔四十四晉律云月贖不計日日作贖罪囚罰金四兩也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

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獨不以罪名呵爲呵

人以罪名呵爲受賕劫名其財爲持質

通典一百六十  
三名作召元本

亦作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

通典一百六十  
三引八者作六

者案上文強盜縛守恐獨呵人受賕  
持質凡六者志文蓋誤作八者也

即不求自與爲受

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賊輸入

通典一百六十三盜賊  
作盜贓案賊當爲贓之

誘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歐擊之

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

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

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

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

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

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

通典一百六十三懼貌作懼案懼為懼之譌

在聲色姦真猛弱

通典一百六十三真作貞

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

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

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

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

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

殺之

通典一百六十三謁作喝

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以上

弃市

通典一百六十三無賊字案賊字疑是衍文

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

同歐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入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

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界

一作卑

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

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

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

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

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

一作以

就下

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

法執詮者

周家祿校勘記曰上者衍文下者下脫也字

幽於未制之中采其

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

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  
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  
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  
書鈔四十四引張斐律序作贖罰誤者  
之試通典一百六十三引作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

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爲勸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  
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  
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  
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  
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

格

通典一百六十三作形而下者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

刑殺者是冬震

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

書鈔四十五引張斐云髡刑者秋落之象御覽

六百四十九引張斐律序亦作秋凋落之象

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

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瑒中書侍

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

有詔從之及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

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

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

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

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

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

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周家祿校勘記曰又當作雖豈況

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

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

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

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

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

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

今反於此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古者諸重刑以止刑今反以刑生刑以徒生徒

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御覽

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

書加作上有死亡二字

類聚五十四引劉

獯畜議者曰囚不可赦復從而赦之

可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

殺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

充斥

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所在充斥

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

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作而曰肉刑於民慢聽逆聽孰與盜賊不禁

聖王之制肉刑遠

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

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

御覽六百四十

八引王隱晉書復上有不字

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刑足無所用



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弃

類聚五十四引劉頌

上書虛棄作虐棄

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

取死刑之限

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此句下有重生刑之限一語

輕及三犯

逃亡淫盜悉以內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

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

之官長應四五歲

書鈔一百四十六晉令曰凡人不得私煮鹽有犯者四歲刑所在主吏二

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

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誠  
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  
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  
姦之手足而躡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  
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  
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  
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  
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  
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  
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

之又<sub>不</sub>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爲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尙書裴頌表陳之曰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刑法志侍中臣頌言刑法與此文異當爲佚晉書之文所引頌表各采一段不全錄原文也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旣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

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尙書乃

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

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

免太常荀寓魏志荀彧傳曰彧子惲惲弟侯御史中丞注荀氏家傳曰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

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京邑仕晉位至尙書名見顯著子羽嗣位至尙書案寓當爲寓之謫寓免太常後

蓋又起用官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至尙書也

僉謂事輕責重有違于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

懼前事臣新拜尙書始三日本曹尙書有疾權令兼出

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五之不正者得

棟上五小邪十五處或是始五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

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

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  
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  
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  
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  
之內又卽已減頻爲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  
便責尙書不卽案行輒禁止尙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  
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  
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  
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爲犯  
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畢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

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  
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爲三公尙書又上疏曰自近世  
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  
具啟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  
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  
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  
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  
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  
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  
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

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  
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  
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  
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  
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  
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一作本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  
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  
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  
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  
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類聚五十四引劉頌刑其餘  
獄奏出以意作以出意



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  
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

類聚五十四引劉  
頌刑獄奏軌作軌

大臣

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  
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  
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  
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  
復稱隨時之宜俯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  
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  
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  
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

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  
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  
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  
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  
之直準

類聚五十四引劉頌刑獄奏  
曲當作典常徵文作徵文

非聖有殊所遇異

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

類聚五十四引劉頌  
刑獄奏時敦作時勢

而執平

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  
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眾雜時有不得悉循文  
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  
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恆全事無正據名例

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闕至如非常之斷出  
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  
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  
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  
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  
所以得其私又恆所蛆以衛其身斷當恆克世謂盡公  
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  
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爲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  
出法權制指施一事戢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  
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

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諸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微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

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

讀史舉正曰按通鑑裴頠表引元康

八年事時亮死已人志誤

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

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

一作隨輕重意

則王憲不一

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啟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案政事欲令法令

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案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爲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尙矣經賢智厯夷險隨時斟酌最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

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  
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  
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  
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  
經傳及前比故事

通典一百六十四比作此

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

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  
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  
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  
徵文據法以事爲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尙未能從  
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

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

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

亡之主斬之

通典一百六十  
四長上有家字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

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

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

上之姦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

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圯滯今詔書

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

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勅法先王所慎自

元康已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

通典一百六  
十四漫作蔓

大理所上



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  
帝卽位展爲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  
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  
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  
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  
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世說方正篇注永嘉流  
人名曰陶字叔真書鈔  
三十七梅陶自叙云余爲中丞鞭皇太子傳令親友莫  
不致諫余笑而應之曰堂堂高由於陛下皇太子所以得  
崇於上由吾奉正法豈其枉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  
延請賜清宴史通序傳篇曰楊雄已降自叙始以誇尙  
爲宗至魏文帝傳元梅陶葛洪之徒又踰於此隋志有  
光祿大夫梅陶集九卷注云梁有二十卷錄一卷亡唐  
志作十卷御覽三  
十五引梅陶書  
散騎郎張疑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

尙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  
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  
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輕刑之名通典一百六十八外  
有作外張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  
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  
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  
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  
也則加之以刑通典一百六十八加之刑之則止而加  
作刑之一本亦作刑之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邇  
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

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通典一百六十八惑者作或者死猶不懲作死猶不可懲人者作昨案當從通典作或者乃曰死猶不可懲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

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爲惡之永痛通典一百六十八詠作思惡者覩殘刑之長廢故

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誠以懲愚其理

遠矣尙書令刁協尙書薛兼等議以爲聖上悼殘荒之  
遺黎傷犯死之繁眾欲行刑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  
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  
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  
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減服愚謂行刑之時先  
明申法令樂刑者刑甘死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  
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爲  
允尙書周顥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爲復肉刑以  
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案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曹  
彥議肉刑與本志不同蓋王書所載爲彥一人之議此則彥與顥彝等合奏之議弘私通典一百六十八引作

弘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

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

通典一百

六十八化刑作死刑案以文義求之當作死刑

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

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尙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剗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是爲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

通典一百六十八酷作毒

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

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囚

通典一百六十八四作困

此則何異斷刑常人以爲恩仁邪受刑者

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踴貴履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

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

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

通典一百六十八易

威作易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

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立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

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

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

通典一百六十八直作迷

刑人在塗則不

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

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

通典一百六十八入作劇殺案文義當作殺不當作役

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

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

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

通典一百六十八入約作均案當作均不當

作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

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

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

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立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晉書注卷三十

晉書斟注卷三十一

錢塘吳士鑑

烏程劉承幹

同注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  
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  
合義璧爰自賈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  
竝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  
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

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穹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上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于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立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肩嗣

克昌至若儷極虧閑憑天作孽倒裳衣于衽席感肫側  
於弦望則龍縈結鬯宗周鞠爲黍苗鷺尾挺災隆漢墜  
其粉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  
淫荒挺性蔑西郊之禮容婉變含辭作南國之奇態誠  
謁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化之風蘭殿絕  
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蒲脫珥之  
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  
后一善勛侔於十亂泊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旣而帝掩  
紉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賈納短青竟  
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綈緇興滅所由義同畫一

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十駕齋養新錄曰晉書紀志列傳載記百三十卷之外別有敘例一卷目錄一卷今日錄猶存而敬播所撰敘例久不傳矣其見於史通者一云凡天子廟號惟書於卷末一云班漢皇后除王呂之外不爲作傳並編敘行事寄出外戚篇一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

###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魏栗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痹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梟

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卒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尙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竝有雄才

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  
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  
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爲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后  
無男生五女

魏志后妃傳注晉諸公贊曰惠顯字彥孫司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

###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

泰山南城詳羊祜傳注案讀史舉正謂晉

志無泰

父衛上黨太守

吳志吳主權傳曰赤烏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衛鄭魏將軍孫

怡之遼東又吳主五子傳曰謝景范慎刁玄羊衛等皆爲賓客注吳錄曰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

達幽究微則顧譚疑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  
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衡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于嘿  
精而很叔發辨而淳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衙  
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格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衙  
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案衙既仕吳當為桂陽太  
守上黨非吳所有豈入晉後復官上黨耶惟赤烏二年  
已為使者距吳亡四十二年似不應入晉復為  
太守恐史有誤吳錄作南陽人為南城之譌  
后母陳

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

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

案魏志王粲傳吳質濟陰人官

振威將軍性引質別傳以侍中卒  
同時未有兩吳質疑此傳偶誤

見黜復納后無子武

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

陽縣君諡曰穆成宣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耐葬峻

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

案通典四十七引孫毓文獻皇后謚議蓋

士故上此議

而未用也 諱元姬東海鄒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

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

御覽一百三十八王隱

純和入歲誦詩論特精喪服

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

御覽一百三十

入王隱晉書

日過目則識年九歲遇母疾扶持不捨左右衣不解帶

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

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爲

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于自然其父益加敬

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

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

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每居大

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于

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

必亂作必弊

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爲皇太后宮

曰崇化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崇化作崇禮

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

太常諸葛緒爲衛尉太僕劉原爲太僕宗正曹楷爲少

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

之衣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曰自卽尊位眷戀素業忽棄華麗

食不參味而敦睦

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

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  
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  
故衛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  
承世胄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  
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啟聖  
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遇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  
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  
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  
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御覽  
五百  
五十二江淹謚爲顯表曰宣皇帝願命終制山陵不設  
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勅建文明皇后崩武帝亦

承前無所施設唯醢醢之奠瓦器而已

將遷耐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

哀策曰明明先后與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道德宣猷大業有造貽慶孤矇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尙爰初在室竭力

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化帝業以創內敘嬪  
御外協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  
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  
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  
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於天嗚呼哀哉靈輜風  
駕設祖中閭輶輶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  
進攀梓宮願援素旂屏營窮痛誰告誰依訴情贈策以  
舒傷悲尙或有聞願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  
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  
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旨渭陽之

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  
太康七年追贈繼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

晉書校文

三日御覽引晉書云后父炳言后相貴故文帝爲武帝取之此作文宗者疑以字行而炳則其名也見

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  
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  
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  
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  
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

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  
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  
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  
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  
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  
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  
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初學記十載榮緒晉書曰武帝泰始中大  
採擇公卿子女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  
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  
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初學記十載榮緒晉書曰使楊后簡選后妒不取端

正妙好唯取長大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

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書鈔一百三十四王隱晉書曰武帝舉扇障面語楊后曰卞藩之女好后曰卞藩二世皇后不宜枉以卑位乃

止司徒李肩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

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竝充三夫人九嬪

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

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

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

男肩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

始十年崩於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



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  
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  
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  
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宣一作至時主

者供給葬事賜諡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

傳不云平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尙或嘉

之于是有司卜吉窆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類聚

十五引張華元皇后哀策文案

此文爲華所撰本傳不著其名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

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譽二妃興媯仰希古

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

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寔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  
嶽降靈啟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纘女惟行受命  
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  
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  
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

葉廷珪海錄碎事引張

璠齊惠棟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

長去烝嘗追懷永悼

云今晉書皇后紀作望齊誤也

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  
妃其徂宮闈遇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啟塗服翬  
榆狄寄象容車金路掩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  
躇銘旌樹表嬰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

哀感萬夫孟神虞卜安體立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  
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  
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肩元后從妹父駿別  
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  
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  
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妒忌帝  
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  
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妒忌之閒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

后又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案惠賈皇后傳楊駿傳均作東安公繇蓋是時繇尙未封王也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愜送后于永安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御覽一百九十九引王隱晉書作后母太原龐爲安昌鄉君通典六十七引太康元年楊皇后親蠶儀注昌平君平立注云安昌君楊皇后父也御覽二百二引臧榮緒晉書亦作高都君案本傳木之威書與王書異后父楊駿封臨晉侯杜氏以安昌君爲后父甚誤且親蠶無廷臣執事者后父亦無封君之理疑大康元年不封安昌鄉君其後乃封高都縣君也通典元年亦爲九年之譌聽就后居

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  
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  
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  
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于朝堂會議詔曰  
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  
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  
太后內爲脣齒協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  
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  
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  
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

勞格校勘記曰

據華傳是時爲太子少以爲太后非得罪于先帝者也

傳非中書監也傳誤

今黨惡所親

華傳作黨其所親

爲不母于聖世宜依孝成趙皇

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

華傳處之離宮

作居異宮

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

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于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

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尙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晉書校文三日御覽二百引臧氏晉書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以絕膳爲不食殊非實錄今晉書多本臧氏而此事不取具有史識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

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御覽一百三十八引晉後略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藥物下有以合瘞之四字

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

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  
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  
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恆尙書荀崧侍中荀遂因舊  
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禮  
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  
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  
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讐呂后寵樹私  
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  
帝之母和帝卽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  
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



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尙書僕射裴  
頤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  
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  
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  
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  
譜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  
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  
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祀于世祖之廟  
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尙書令諸葛恢  
尙書謝廣光祿勳留擢丹楊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

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五禮通考一百

二日二后並配自晉成帝始一元配一繼后也

###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

御覽一百四十五王

隱晉書作有文才

名亞于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晉起居注拜修儀在咸寧三年又王隱晉書曰又探侍御齊國左維女爲修儀書鈔一百四十一王隱晉書曰左思妹以采擇入爲修儀亦有叔父上敬焉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爲

離思賦日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書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于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恆恍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忉

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  
意慘憤而無卿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  
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曖曖  
而無光兮氣惻慄以冽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淚之  
自零昔伯瑜之婉變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  
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  
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獻歆兮涕流  
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于離別彼城關之  
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  
絕長含哀而抱戚兮抑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

爲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  
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漣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  
今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  
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

書鈔一百四十一王隱晉書  
曰多病常在薄室上游華

林回輦  
省病

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

楊皇后崩芬獻誄曰

類聚十五上元皇后誄表曰伏惟  
聖善宣慈仁洽六宮合弘光大德

被四海妾聞之  
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楊雄臣也而  
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仁顯之竹帛

豈所謂三代不同  
禮隨時而作者乎

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

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妣歸周宣德中闈掖  
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

元后光燿晉宇

一作室

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

陽卽陰六宮號眺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迫慕  
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  
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  
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  
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  
四教類聚十五引四教作容德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  
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燿聖皇正位閨闕惟德是  
將鳴佩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  
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尤執中饋執事有恪于

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  
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  
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  
修成蠶族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祇奉宗廟永  
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  
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矩一作軌亦能有亂謀  
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思從  
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禋福遐邇詠歌顏師古匡謬正俗  
曰歌左九嬪元后  
詠曰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政密勿夙夜思從風  
翔澤隨雨播中外禋福遐邇詠歌皆云古賀反斯古之  
遺言也案庶正當從顏氏所引作庶政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

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  
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微斯皇妣孰茲克  
臻日乾蓋聰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  
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  
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聘術和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  
無良形神將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  
子南陽繁昌攀援不寐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  
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淚雨零獻  
楸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  
紫閣悼后傷后早卽窀穸言斯旣及涕泗隕落追惟我

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  
襖無珍寶哈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  
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幃帳虛置衣衾人亦  
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  
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  
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立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  
秋之晨啟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  
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轡  
軒弁經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伋伋旌旒翻翻  
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干乘萬騎迄



彼峻山峻山峨峨會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  
皇姑右睇帝家推存揆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賸  
御追送塵軌號眺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  
綰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  
外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肩閭既闔窈窕  
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  
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儻忽一周  
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  
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類聚十五誰能引作三昧  
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

后寔宣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  
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  
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于座受詔作頌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

左貴嬪集作楊皇后登祥頌

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

河濱是經惟濱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  
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詰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  
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妍邈  
妙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  
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  
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詰孔純愍茲

狂戾闡惠播仁蠲釁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思詔遐

震后之踐阼固圖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抃舞

天人載悅興瑞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煴三光朗烈既

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晦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

而晞暉晁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

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御覽一百四十五

年公主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

頌以是屢獲思賜焉書鈔一百四十王隱晉書曰雖無寵贈賜甚厚答兄思詩

書及雜賦頌數十篇竝行于世隋志曰梁有武帝左九

卷御覽一百四十五左貴嬪集尚有相風賦孔雀賦松

栢賦洛渚賦芍藥花頌鬱金頌菊花頌神武頌四言詩

四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  
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  
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

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

御覽一百四十五  
王隱晉書曰武帝

采諸葛沖婢郭脫等五十餘人入殿賜采女食皆憂不  
食帝使纓障楊后可但入障其中者以絳繫臂胡芳泣  
左右止之曰陛下聞之芳曰死不畏何畏陛下壯其  
言故遂敬之芳父奮聞女中亦哭輒叩蒲老奴不死唯  
有二兒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拜芳爲貴嬪又  
四十四王隱晉書曰後拜芳夫人元后臨終有命先來  
臨者有賞胡夫人自排入徑前辭決咸寧二年立后楊  
氏封父駿臨晉侯駿漸驕慢奮語駿卿恃女更豪也與

天家作婚者未有不滅門駸日卿女不在天家也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損晉書校文三曰御覽引  
王氏晉書言芳後拜夫人此傳既不敘及標  
目亦不稱夫人疏矣晉書卷三十一帝每有顧  
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  
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竝寵者  
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  
乃取竹葉插戸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  
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撈蒲  
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  
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冲字茂長廷尉卿

魏志

鍾會傳曰與諸葛緒共行注百官名曰緒入晉爲太常

崇禮衛尉子冲廷尉石彪墓碣曰夫人琅邪陽都諸葛

氏字男姊父字長茂晉故廷尉卿平陽鄉侯案石彪夫

人當與武帝諸葛夫人爲姊妹行傳云冲字茂長而碑

云字長茂當據以訂傳之倒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

誤傳不言封平陽鄉侯從略

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

御覽一百四十四王隱晉

書曰武帝臨軒拜諸葛

婉爲夫人李華爲貴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

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

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

之越怒遂斬玫及穆

晉書校文三曰越傳玫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耶遂叱左右斬之與

此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

異

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玟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峇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取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竝稱充女之賢乃定婚

御覽一百三十八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

曰楊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武帝謀太子婚久不決上欲娶衛瓘女元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酷妒宿著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女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郭槐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又始欲聘后妹午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

王隱晉書作本  
當娶后妹午  
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

娶南風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更作遂

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

御覽

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  
二歲下有上乃聽之一語  
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

子妃妒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

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

御覽

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帝知太子性不慧又聞衛  
瑾言故試之案本傳云和嶠等而王書則云聞衛瑾言  
以下文充云衛瑾老奴幾破  
汝家證之則實發端於瑾也  
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

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爲作飲食而

密封詔事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令左右停信待  
齊尙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

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



作答下有詔草二字世說規箴給使張泓曰御覽一百

篇注引晉陽秋義上有詞字王隱晉書作給使張泓行還啟賈妃太子不學世說規

日世說規箴篇注引晉陽秋作張弘引晉陽秋此句下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艸主御覽一百

有陛下所知四字王隱晉書責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世說規箴篇注

上致字以見事斷妃大喜語泓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

不宜引書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具艸令太子自

素有小才書小才下有答之過高四字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眾人乃

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

奴幾破汝家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曰於是賈

充遣語妃曰衛瓘老奴幾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

破汝家事於是賈妃銜之

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

文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后選晉紀總論注干寶晉紀曰

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刃墜書鈔一百二十四

引王隱晉書作上聞賈妃酷妬以戟擲諸孕子者諸孕

子皆墮地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帝聞之大怒已修金

書作手擊數人或以刀戟擲孕妾帝聞之大怒已修金

墉城將廢之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上聞大

殺作垂廢書鈔一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作上聞大

王書已修作將修將廢作欲廢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

妃年少妒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

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苟勛深救之故得

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

皇女類聚十六御覽一百五十二威榮緒晉書曰賈后

二女宣華女彥封宣華宏農郡公主女彥年八歲  
聰明岐嶷便能書學諷誦詩論病困賈后欲議封女以  
長公主彥語后曰我尙小未及成人禮不用公主及薨

謚哀獻皇女以長公主禮送葬御覽五百五十四晉諸公讚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攸飛爲鹵簿案本傳賈后生三公主一皇女臧書但言二女而宏農之封與河東臨海始平亦異

后暴戾日

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竝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謚干預國事權侂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晉書校文三曰據裴頠傳頠與張華賈模議廢后華模皆以帝無廢黜意謀遂寢與此互異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

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眾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

之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忽有好物尉疑爲盜召詰之賈后疎親欲求盜物

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

宜得城南少年厭之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宜作當少年厭之作年少厭塞欲

暫相煩必有重報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尋重報小吏從之於是隨去

上車下帷內簾箱中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著簾箱中案簾爲簾之誤下文開

簾箱亦誤簾又七百四引王書作內著漆簾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簾

箱忽見樓閣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卽以香湯見

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

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眾物聽者

聞其形狀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賈后疏親聞其形狀

知是賈后慙笑

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

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

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稟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

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

養代立時洛中謠曰

書鈔一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作惠帝咸寧十年洛中謠曰案咸寧

爲武帝年號惠帝祇有永

南風烈烈吹黃沙

愍懷太子傳作南風

起今吹白沙五行志中同脫一今字

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

書鈔一百五十九引王隱晉書三月誤作三日

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

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

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于太子言

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

世說

惑溺篇注引晉諸公贊作趙充華及賈謐毋並勿令出入宮中文選晉紀總論注于賈晉紀曰韓壽妻賈午賈始助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

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爲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于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

黜趙王倫孫秀等因眾怨

元本作怒

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

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

望御覽一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曰賈后與賈謐等早害太子以絕民望

趙王倫乃率兵

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囧入殿廢后后與囧母有隙故

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爲來囧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

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

亦行自廢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王隱晉書作當亦自廢

又問囧曰起事者誰

囧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

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尙書劉弘

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

御覽一百三十八晉後略曰載賈后以廉輜車出承明

東掖東門詣金墉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

等皆伏誅晉書枝文三日韓壽卒於元康初贈車騎將

得更有韓壽攻趙王倫傳言收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

付暴室考竟云云疑此傳賈午韓壽本亦作韓壽妻賈

午傳刻倒誤奪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

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

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尙之

御覽一百五十二晉中興書曰臨海公主惠帝第四女

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適值永嘉亂傳賣長

城氏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吳興太守周

禮以聞於是殺溫及女適譙國曹統案本傳言賈后生

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而中興書言臨海爲羊

后所生證之御覽一百五十二所引臧書言賈后二女

是賈后不應有四女疑本書誤

以羊后之女皆屬之賈后也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竝見外戚

傳賈后既廢

善本書室藏書志曰宋大字本晉書欲不調既

孫秀議立后后外

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

爲皇后

讀史舉正曰案太安初孫秀已誅安得議立后平案惠帝紀永康元年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

氏五行志同御覽一百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亦云永康元年立爲皇后此作太安元年誤也將入宮

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又以討玄之爲名父敗

穎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

案御覽一百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永興元年河

開王永使將張方廢皇后於金墉城與本傳作成都王穎者異以下文伐成都王復后位證之知臧書誤也

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

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一百三十八歲榮緒晉書曰七月陳昨等昭伐成都王復后位八月張方又廢后十一月張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二年張方又廢后案臧書與惠帝紀年月均合惟陳昨惠帝紀亦作陳眵則昨字誤也

河間王顥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尙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暉與尙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祏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已犯闕稱

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  
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  
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  
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  
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  
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閒妄生變故  
臣忝司京輦觀察眾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  
謹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  
謗天下顚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瞰瞰奔青州  
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

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

晉書校文三日帝既迎后豈一

后在永興二年十一月帝還洛陽令所能廢攷惠帝紀喬廢年六月此傳敘事先後倒置疏誤殊甚至張方之死在帝回洛前五日倘彼時已復后位則本紀于帝至自長安下不應再書復皇后羊氏矣知卽日復位四字亦傳之駭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爲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卽位尊后爲惠帝皇后

御覽一百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尊后爲皇太后

素懷帝紀亦作尊爲惠皇后臧書誤也居弘

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竝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

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  
 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案劉曜  
 生曜三子熙襲闡此作  
 二子當為三子之誤偽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而

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

御覽一百四十五引晉  
 中興書後庭作後宮

惠帝

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

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

遂生愍懷太子

初學記十王隱晉書曰初惠帝晚成武  
 帝遣才人謝政給璽觀給下細針引

懷也案王書所云與此小異政為玖之誤年三四歲惠

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

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

御覽一百四十九晉起居注曰惠帝

元康五年詔曰才人謝玖進為淑妃有司奏當與三夫

人以下同拜詔宜在後也又一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

亦作太子母淑妃謝玖案惠帝為太子時拜為淑媛及

元康時進為淑妃傳文不言拜淑妃從略惟又稱才人

則恐有誤文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

酷玖亦被害焉御覽一百四十九王隱晉書曰愍懷太

太子所幸保林蔣俊及母三弟案保

林蔣俊即愍懷太子傳之蔣美人

永康初詔改葬太

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

早卒御覽一百三十八引臧榮緒晉書作早崩案既尊爲皇太后則宜書曰早崩懷帝卽位  
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  
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  
邪武王爲世子觀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  
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  
入海建鄴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